



“我读过的一本好书”征文选登

□崔植

2025年立秋这一天，我路过海口府城五公祠，想起内里单独为苏东坡修建的纪念馆，以及他指凿并润泽琼府近千年的浮粟泉，泉水潺潺，藏于地下、喷涌其上，似人生中的起起伏伏，更如苏东坡飘荡却豁达的一生。

此刻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林语堂所著的《苏东坡传》。书里将苏东坡描述为：一个人道主义者、百姓的朋友、诗人、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、酒仙、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、月夜的漫步者、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……林语堂评价苏东坡：“苏东坡是不可无一，难能有二的人间绝版。”

我是海南人，就从《苏东坡传》里的海南故事开始吧。

《苏东坡传》分四卷，卷四是“流放岁月”，其中的一章是“域外”，便是描写苏东坡贬谪海南的故事。按照时间线，是在“流放岭南”这一章之后，再加上标题“域外”二字，可见宋时的海南岛不仅是文化层面的边缘地，空间层面还是游离主流经济发展之外的荒凉地。但苏东坡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仍然以达观的心境度过了难熬的岁月。苏东坡在海南岛上的人生态度，林语堂透过一则杂记告诉了我们：“己卯上元，余在儋耳，有老书生数人来过，曰：‘良月佳夜，先生能一出乎？’予欣然从之。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，民夷杂揉，屠酷纷然，归舍已三鼓矣。舍中掩关熟寝，已再鼾矣。放杖而笑，孰为得失？问先生何笑，盖自笑矣。然亦笑韩退之钓鱼，无得更欲远去。不知钓者，未必得大鱼也。”

苏东坡于花甲之年被贬到海南儋州这一流放之地，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，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”。他在这里办学堂，介学风，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，追至儋州，从苏轼学。苏东坡的生命哲学让他活得极具烟火气，在我看来，这烟火气滋养了他的肉体和精神。苏东坡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“乌嘴”，游逛闲谈，对象都是村民匹夫。不怕话题不同频道，因为苏东坡能欣然要求村民谈鬼故事，不必高谈阔论。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，是他的真实写照。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住了三年的茅草屋，他也命名为“桄榔庵”，夜寝能听到黎民猎鹿，早间便被猎人相赠鹿肉。遇到下雨，借来斗笠、蓑衣、木屐，在雨中嬉戏……苏东坡着实把自己融入了亲密的人际关系中，用人间的至情去抵抗厄磨难。

南渡海南岛之前，苏东坡写下“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”的文句，三年之后，一纸调令召其北归，他又写出“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”的诗句。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可见在海南的光阴里，苏东坡对这片土地以及居民付出了感情，设帐讲学、关怀疾苦、注经写诗……他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。

林语堂在书中的序写道：“我写《苏东坡传》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，只是以此为乐而已。”如果林语堂写《苏东坡传》是以此为乐，那么我读《苏东坡传》也是一种快乐。书中还不忘写苏东坡北归之时，仍旧带上了海南大狗“乌嘴”一起渡海……果真是同样具有真性情的人儿，林语堂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中国人最喜爱的苏轼的一面。

上学的时候，我仰慕的大文豪是李白、杜甫，但步入社会后渐渐觉得苏东坡是离我们普通百姓最近的“大家”了。他一生坎坷，却有着内心的清静乐观，他诗词里所写到的境遇的境况，总能让我们与之共鸣：佳节思弟、悼念故人、贬谪却内省、开发菜品东坡肉以及修堤筑坝等等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一路走来，把自己的这一生过得无比充实。生命中有寂寥、失落，但得一直向前看。

这本《苏东坡传》，值得你在海岛的晚霞椰风中缓缓展卷。

兹游奇绝冠平生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忆东坡海南岁月



图片由豆包AI制作

